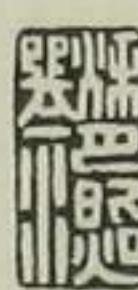




順正書院記并詩

新宮氏藏板

順正書院記序



多錄本

東山順正書院者。鬼國山人所創建也。生徒來學之衆。固不俟言焉。一時簪紳侯伯。亦或枉駕臨之。以開文筵。而越春秋。嶽老公最厚眷之。嘗賜詩一章。以稱其景致相處而和者數十人。可謂盛矣。又有記文若干。

千篇。乃積年所得。皆當在碩儒名流之撰著也。或有遠寄者。或有來寓記其所見者。每篇裝飾。匪諸楮間。山人歿有年。其三子涼珉。涼閣。涼介。相謀編輯為一書。上之梓以頌同志。使余序之。余謂交遊之道。必隨其人聲望之高下而為廣狹也。孟子曰。一鄉

之善士。斯友一鄉之善士。一國之善士。斯友一國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。斯友天下之善士。可見吾之善彌高。則其交弥廣矣。今欲請得人之一文。必非吾之行實。孚於其人。則彼不肯遽許之。山人得天下名俊之称譽。如此其多矣。聲望之高固可知。而其人可想也。余

与少人相識久矣。屢赴書院為講經。
頗悉其梗槩。不得辭其囑。若夫堂宇
之規模。園池之景勝。及藏書之富。則
諸記已詳之。不復贅焉。

明治己巳仲夏鼎齋大澤邁撰



迂堂叢谷修書



小引

順正書院記十二篇。諸名家所贈。先子鬼國先
生也。先予裝之以區於楣。不肖貞亮等保護珍
重不敢懈。而尙恐經年之久。不能無損蝕散逸。
又慮火災盜竊或發。不虞也。乃上梓以謀不朽
焉。越前相公曾賜詩章。諸家翕然和之。今錄之
以表書院之榮。併及其他寄贈之什云。

明治二年己巳春三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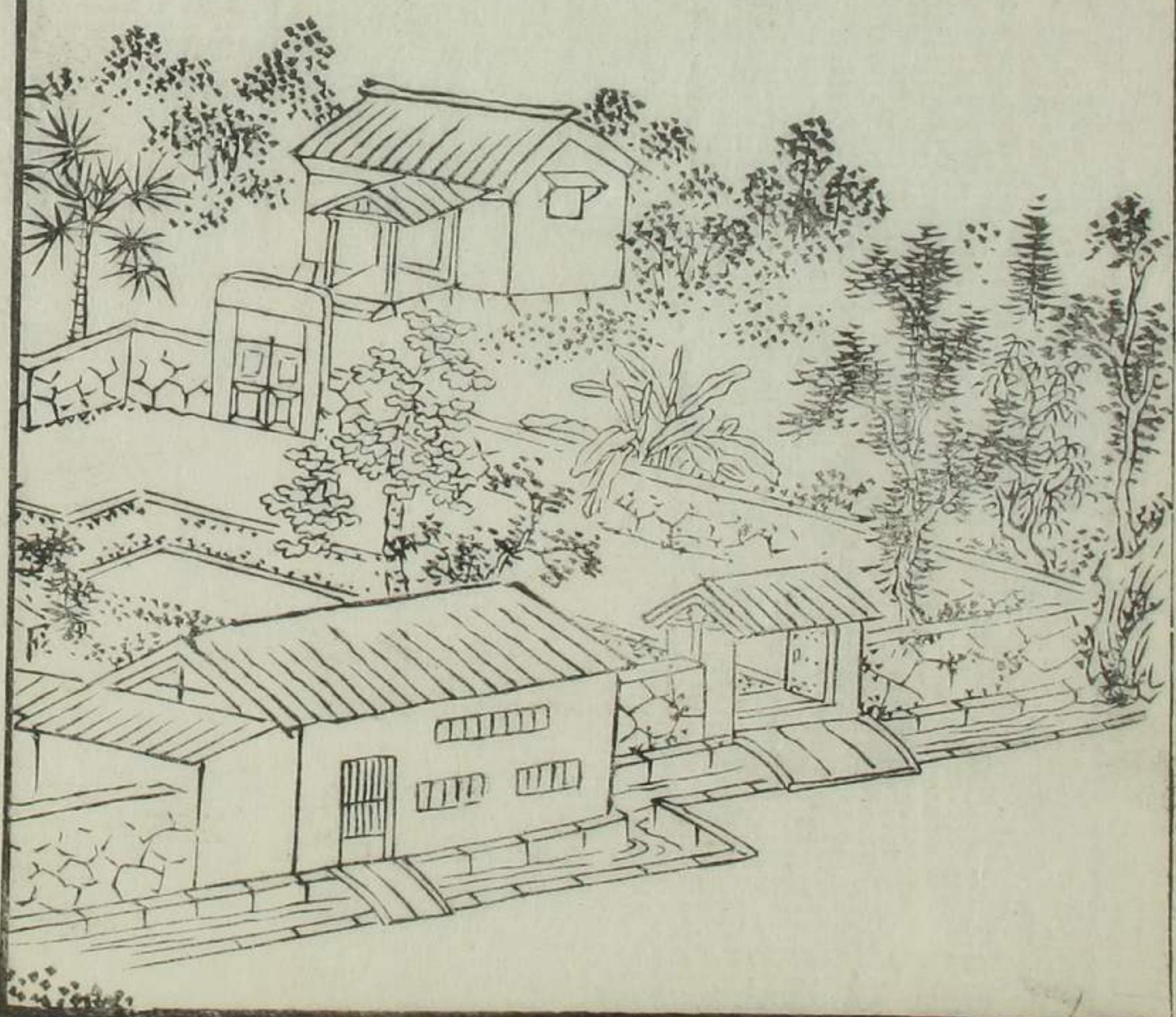
榴溪新宮貞亮識

風簷長日閒
疎葉蕭蕭意撲撲
躍魚不獨吞冰水
留禽嘗穿地石

家省奇書

己巳年夏月同桂
彥遊順正書院次
楊溪君寫

小林畫



順正書院
圖寫為
新宮先生清囑
時己巳
清和月也
山陰黃仲祥

圖

印

越前少將公書

順正書院記

卷一〇一

少將公書



順正書院記

卷一〇一

順正書院記

越前少將公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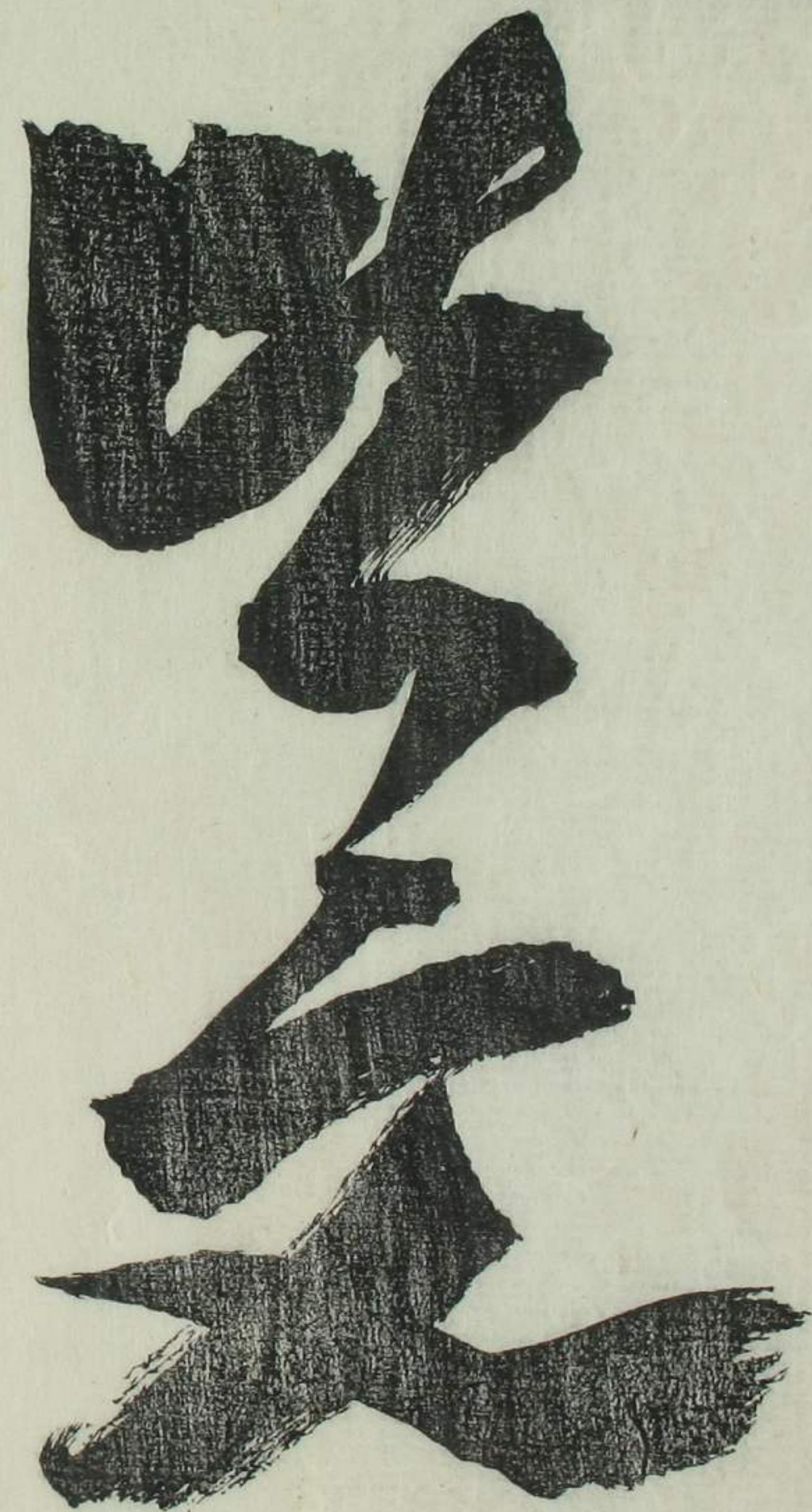
頃二書既已

全〇二



順正書院言

全



越前守公書

順正書院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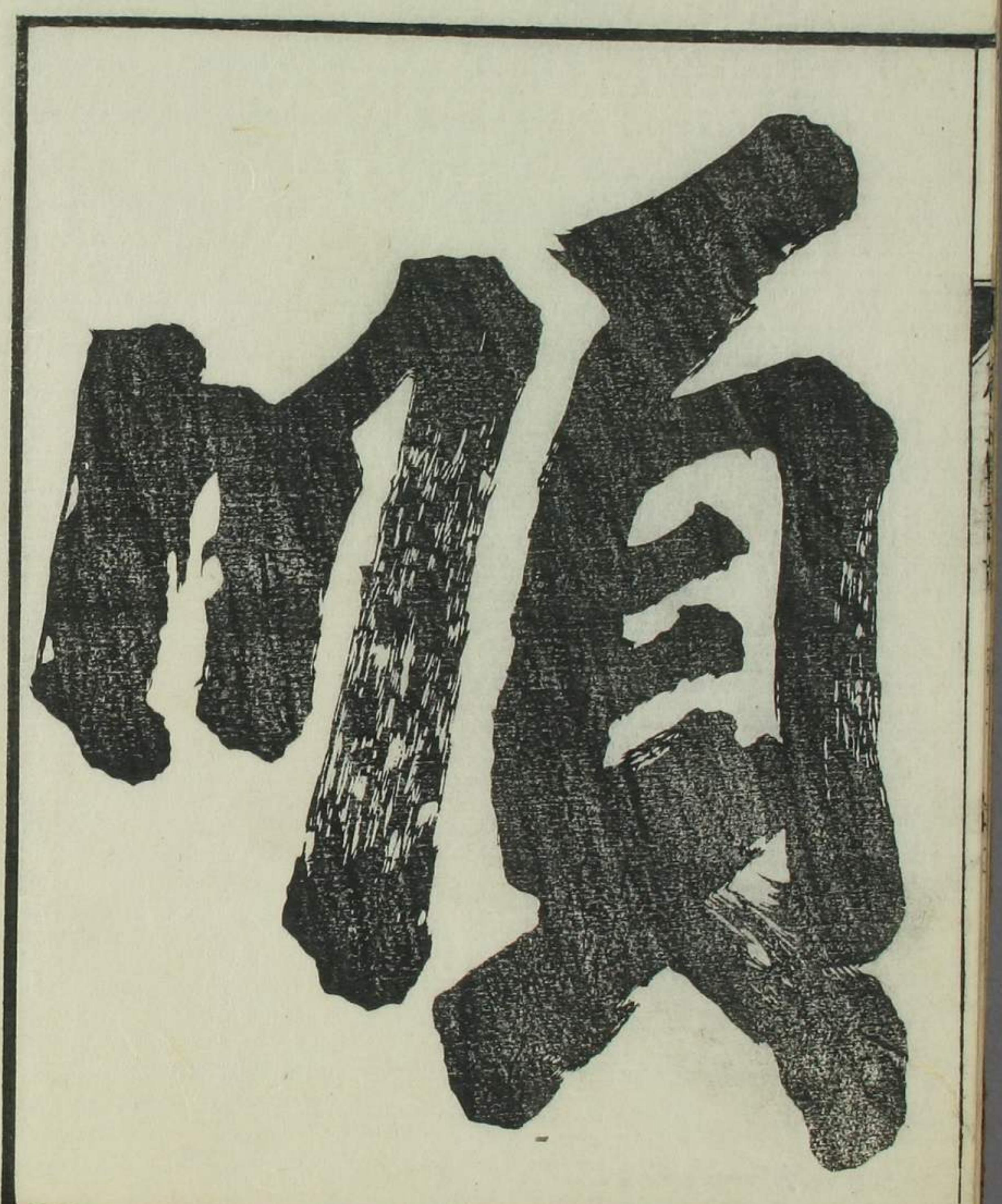
全〇三



順正書院記

順正書院記

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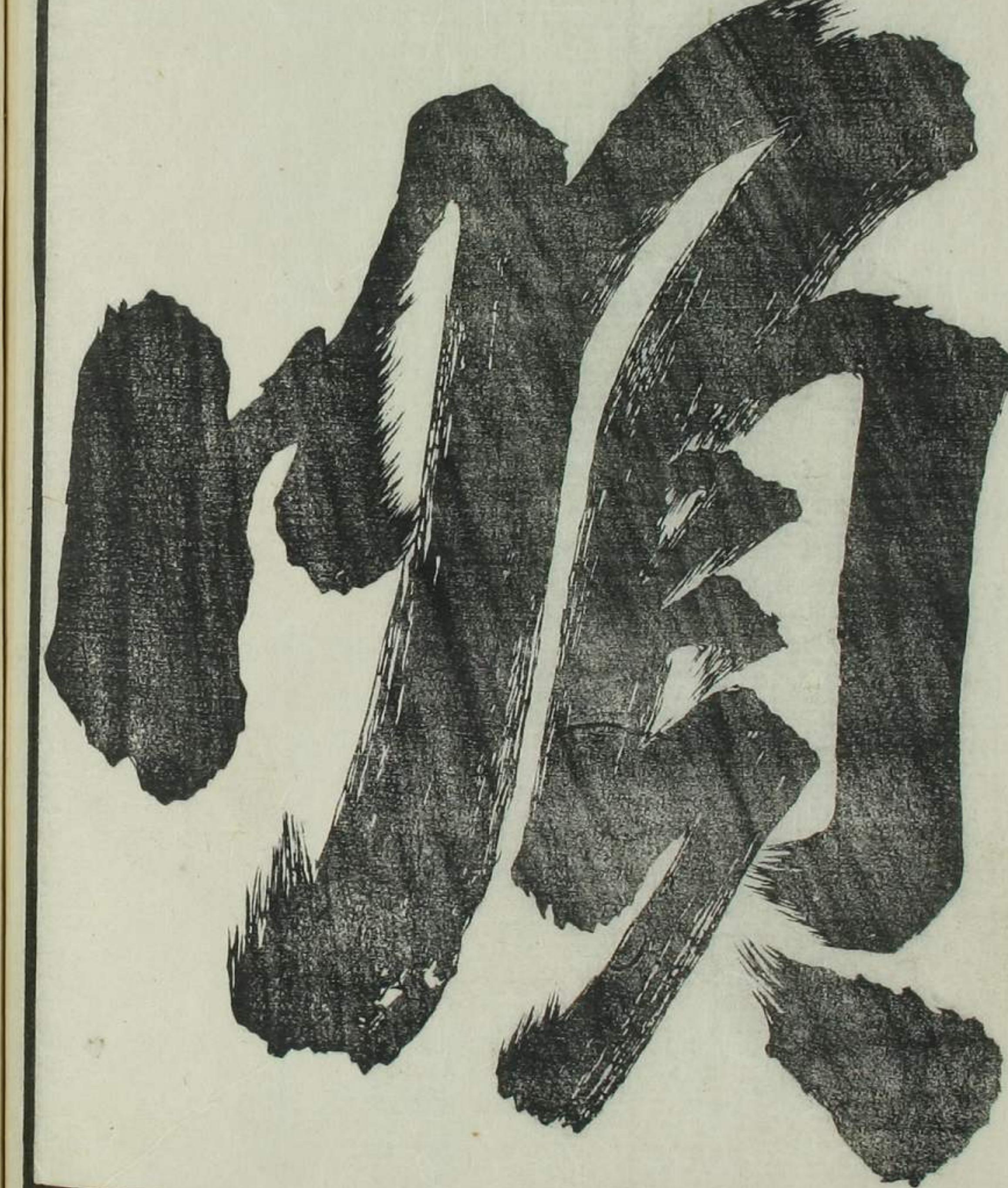




松山堂

閑餘錄

順正書院言





源
開

堅
原

源
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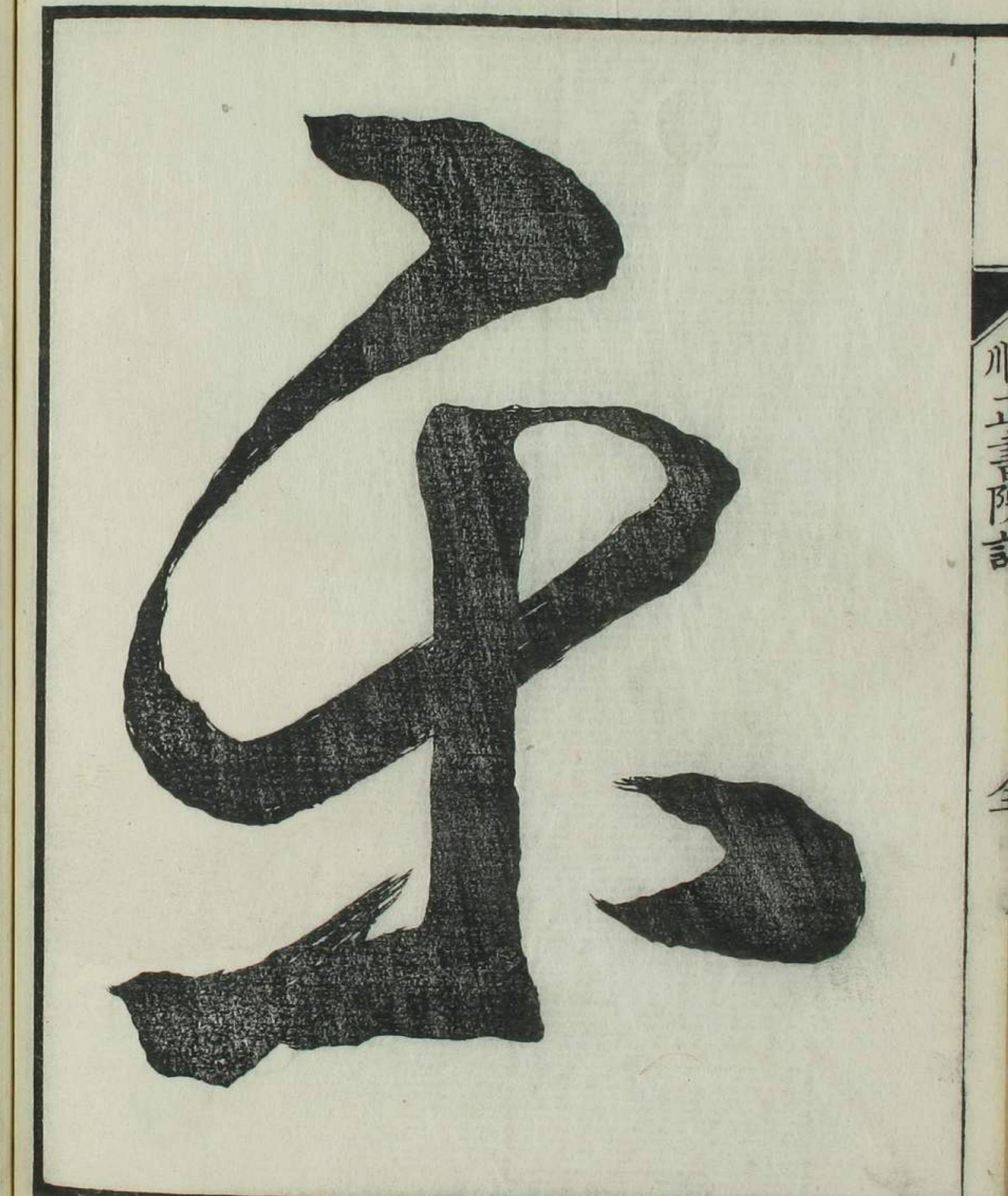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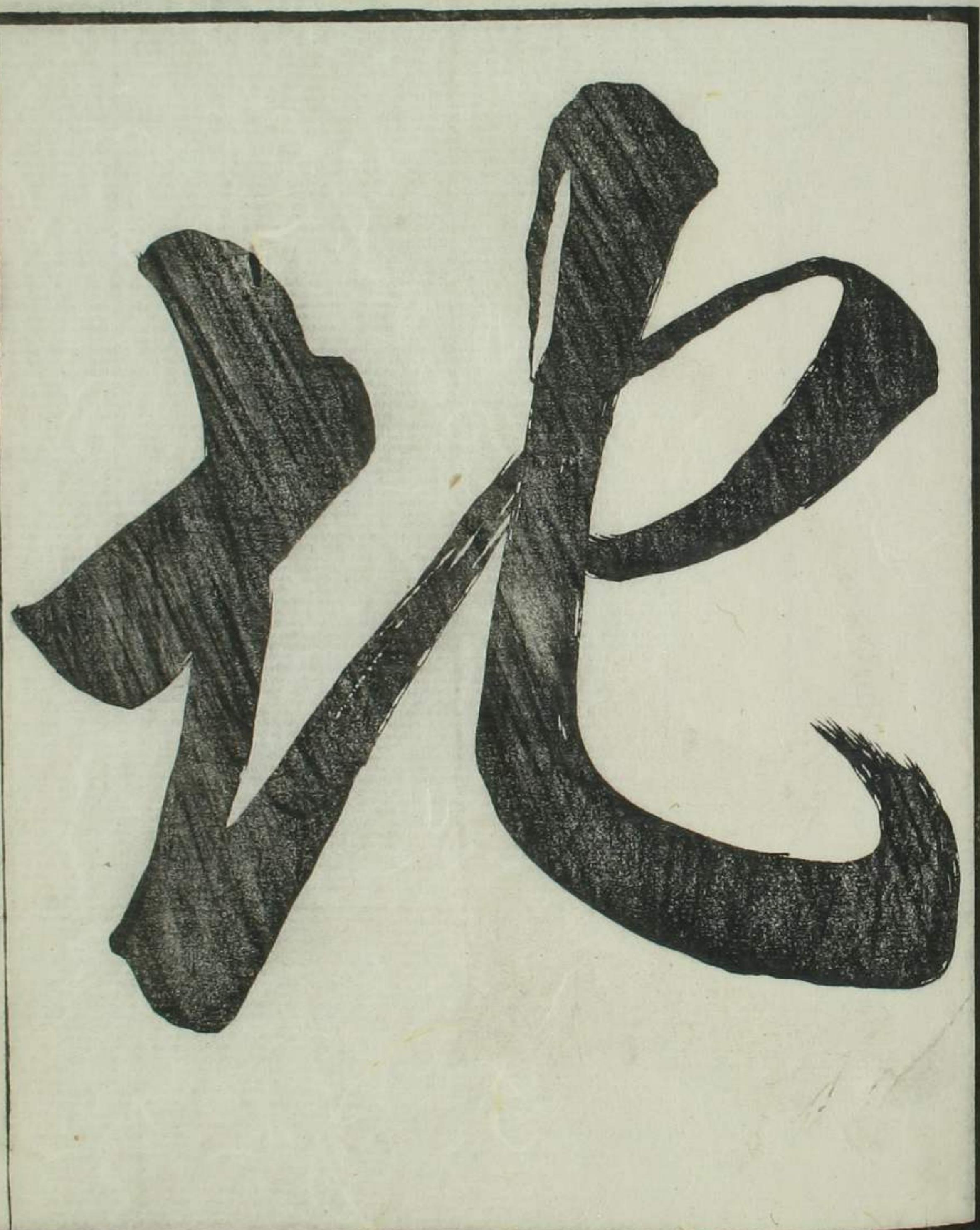
順正書院記

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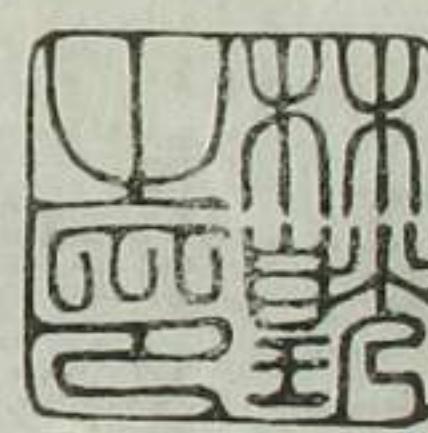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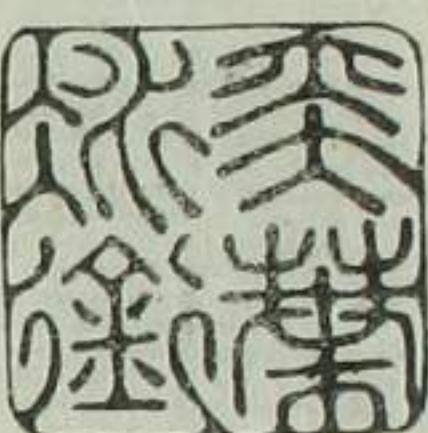
順正書院記

全〇九



順正書院記

全



以上題字貞亮縮摹

順正書院記

福井藩 新宮貞亮文卿編次

篠崎弼



阪谷素批評

二語善寫豪
傑氣象

新宮君涼庭丹後人。自少入京苦學累年。遂以醫術成名致富。既慨然而嘆曰。豪奢逸樂性所不好。然積而不散。非守錢奴乎。於是獻醫國之策於諸侯。而時助其國用焉。齡過五十。乃自憶少時貧學之苦。曰。天下後進之挫於貧者衆矣。是可惜也。乃擇地於京東。

順正書院記

全

南禪寺境內幽寂之處。蓋屋數十間。環以花木。別築文庫。多貯儒書醫籍。且附以學田若干頃。欲養有志而無資者於其中。使以成其業焉。費蓋數千金矣。所司代間部侯。嘉其爲有補於風化。手書順正書院四大字賜之。使揭其楣。涼庭大喜。屬記於弼。弼曰。善哉侯之名書院也。順正二字蓋取之於樂記也。而學問之要盡于此矣。不逆謂之順。不邪謂之正。是天運之常。所以四時行焉。百物成焉。人之生也受性於天。豈有不順且正者哉。其逆而不順。邪而不正者。事物感

筱翁從來以
道學自任所
以有此一段

之。而心知變常也。學問之要無他矣。慎其所感。而反變於常而已。故師之教弟子。與醫之治疾病。無以異矣。天下固莫有生而疾者。蓋亦有所感觸。而血氣變其常也。善治療者。調血氣之逆邪。而使復於順正之常。運善教導者。矯心地之逆邪。而使復於順正之常。用如此而已。故曰。惰慢邪辟之氣。不設於身體。使耳目鼻口。心知百體。皆由順正而行其義。然則凡四方後進之來寓此院者。或儒或醫。爲師爲弟子。皆考乎院名。而所從事可知矣。即舉而措諸家國。能改造邪。

順正書院記
全
之癒習而反之於順正之常倫。則家可以齊矣。能革逆邪之癒風。而復之順正之常政。則國可以治矣。然今之上下。不以姦聲亂色。淫樂慝禮。害其聰明心術者。或寡矣。是涼庭之所以有醫國之志也。今移其所獻諸侯之說於書院。育成天下之人材。欲以報國家太平之恩澤。不惜千金成此盛舉。其於財也可謂得所散矣。其於時也可謂知所務矣。其於仁術也可謂克擴而充之矣。嗚呼。是侯之所賜以順正之嘉名也。歟。弼安得不稱贊而爲之記哉。天保十一年庚子冬

十一月。浪華篠崎弼撰。

又

後藤彬

丹後新宮涼庭翁。住京師。積年。徃年買地於東山南禪寺境內。作書院。匾曰順正書院。所司代間部侯書而賜之。林祭酒書名教樂地四字。匾其門。蓋取白鹿洞門扁之義也。屬予爲之記。予喜而書曰。昔者唐李勃。始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。其後文公朱夫子。及明李夢陽。胡居仁輩。相繼講道於此。名曰白鹿洞書院。至今不衰。抑本朝學校之設久矣。大內裏

之時。始置淳和獎學二院。以教源平二氏之士。而書院之講習則不聞也。至鎌倉室町氏。兵亂不已。士大夫之教廢弛。及江戸府開。大開弘文館。以育旗下之士。其他大小諸侯。學校之設日盛。而書院之講習則未聞也。然則今之有此舉也。實 本朝書院之權

輿歎其宜傳之於後。益大之使與鹿洞并行於東西也。此地久爲廢地。翁得之。手披荆棘。芟蓁莽。命工營

之。費數千金。蓋在講習道義。其意美矣。顧在後之守

之者何如而已。夫桑田碧海。古今沿革不一。則安知

好話

書院之不變爲佛閣僧庵。爲園圃汙池。爲畎畝町畦。荆棘藜莽。使其美意卒湮滅于無聞哉。子孫其宜守焉。而無失焉。子孫不能守焉。則請之於官。破則葺而新之。壞則修而完之。百歲之後。使翁爲 本朝之李勃。則豈不翁之榮乎。曰。翁之榮。一人之私也。書院之存。國家之公也。則使書院存于無窮。不爲缺典乎。之者。不爲翁書。而爲子孫書也。書院之東北土肥壤燥。往將建夫子廟。而今未成也。天保辛丑正月。久留

實然

米儒貢後學後藤彬撰

又

賴醇

此文蓋子春
弱冠前之作
而有典有則
如此一讀之
餘又爲故人
拭淚

天下不可一日無政也。政者所以教而安之。故爲政者順以行已。正以理物。則士民信之。然天下之大。而其諭而治之者君而已。相而已。豈可身爲君相。自往其家。人人而諭之哉。於是乎初有學。學者何也。所教人道之處也。故古者國有學。遂有序黨。有塾。人生八歲入學。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。漸長學爲父爲子爲君爲臣之道。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。後世自

漢迨晉宋。而各有其制。我邦上古以降。或盛或衰。永祿元龜之際。天下崩亂。典籍紛殘。誰又知聲教之所本哉。元和初年。我烈祖好學求師。延惺窩羅山諸賢。討論經傳。以謀治道。遂起學於府下。於是乎天下侯伯相率起校。絃誦之聲徧天下。可謂盛矣。上有學校。則下當有書院。是新宮涼庭之所以有此舉歟。涼庭丹後人。爲人瓌偉倜儻。少學醫於長崎。大通其術。歸寓京師。勿論都人。遠近病者。皆來請診焉。鞋履常滿戶外。侯伯聞其名。往往聘之家。以此致富。涼庭一日

入題不費力
妙

數得妙氣象

可見

順正書院記

全

此解太佳學
者宜銘心肝
也

書院於東山。充以書籍。經史百家無一不備。而使有志于學者入其院讀其書。所司代間部公聞而喜之。爲書順正書院四大字。令扁其宇。夫協和安靜。從事聖道。不敢騁邪說。異端者順也。高毅醇粹。脩身及人。不爲人欲失節者正也。朱考亭先生有言曰。吾之心正。則天地之心亦正矣。吾之氣順。則天地之氣亦順矣。凡學於此院者。起坐仰之。以涵養推擴其德。則至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極。然則學校行政之本。而

雖有歐記之
痕跡。然學得
有味

順正脩道之要也。嗚呼。間部公之意。其在此也歟。予也。方負笈在外。他日歸京。往叩院門。將見院內之士。皆溫良恭敬。可爲公卿。而其爲童子者。亦容貌動止。遜讓詳靜。知善事君父。善事兄長之道。則是公之賜。而涼庭之喜可知也。余欣然樂而疾之。天保癸卯春三月既望。賴醇子春謹撰。并書於浪華松陰寮。

又

君子之行。歸於仁也。仁者愛而已矣。內外遐邇。應事接物。無往而非是心。故恕之彌厚。慮之彌深。推愛人。

近藤義制

今世安得如
此人而奉之
天朝爲此慨然
發長大息

俗儒形狀無
道隱

之心。思人之爲善。若已。援登諸高人之爲不善。若已。推內諸溝。苟有益於人。知無不爲。行無不得。故從而遊者。洗垢磨鈍。學無不講。德無不脩。其及人之惠誠大矣。古之君子。所以樂與人爲善。而名譽之彰於外也。自道之不明。徒知有己。而不知有人。彼自彼。我自我。富貴之慕。利達之求。求報鬻技。營營汲汲。不暇於他。雖以道義爲名者。察諸內。則利害相攻。榮辱相纏。觀諸外。抗顏盛容。有意起人之瞻仰。何其設心之凡鄙也。蓋所以陷於自私自利之偏。而不能以所不忍。

及於所忍也。歟。涼庭新宮先生。旣學軒岐。又耽墳典。憫人之夭枉。切於濟衆。毅然立志。嘗學于瓊浦。食淡攻苦。術業精詣。癰癧起痼。遂移居于洛陽。貴則列侯牧守。賤則市井草萊。凡有疾者。莫不延之以仰其治。又能熟讀經史。進則贊畫政事。多所裨益。退則誘掖後進。有所成立。常謂人性之美。雖稟乎天。而成之在乎人。以萬物之靈。與草木同泯滅。不亦悲乎。是以欲人之間道進業。猶饑者求食。渴者求飲矣。比世之醫而窺儒。粧點以求售于世。奚啻霄壤。蓋洛陽雖巨儒。

輩出。唯講說家庭。未有學校之設。想望淳古之治者。不能無所恨。先生不忍坐視。奮義捐金。買南禪寺內隙地。自拉其門生。隨其親眷。刈草伐木。鳩工經營。新作書院。榜曰順正書院。鯖江侯筆焉。門內作祠堂一龕。以祀夫子。前建石以爲門形。刻曰名教樂地。林祭酒筆焉。土木之功不日告成。於是藏經史于堂。蒔卉藥于圃。請師儒以講書。大凡每月三會而止。許有志者升斯堂。以聽其講。會日先生及門人先至。掃室內。一室揭文宣王畫像於壁間。一室揭炎帝氏畫像。先

生陞坐。講醫書畢。又講經於先聖位前。既畢。復進講者陞坐。士庶忻然有維新之志矣。夫昭代之熙隆。陋習既除。美俗漸成。則知庠序學校必有備也。然則先生之私置書院。倡率課督之者。將氣運之使然邪。抑濟人愛物之情。有不得已邪。嗚呼。是舉也。無負國家化民成俗之意。豈止一時之惠哉。澤之後生。亦將無窮。先生命余爲記。既不獲辭。若夫堂之宏敞。及所以名順正者。諸君詳記之。故不復贅。惟叙先生愛人之厚。以作之記。天保十四年癸卯孟夏。丹波福智山藩。

以學校施仁
術涼庭翁之
澤亦美矣

近藤義制撰

又

木山絅

京地而堂堂
揭古學得體

學校之設。有裨益於世道。不待言也。是以唐虞三代而下。雖或隨時君之明闇而盛衰焉。未嘗有全廢學校之世也。我朝古昔盛時。固有學校之設。當是時。博士弟子之員。科舉鄉貢之法。莫不悉備。迨政歸武府。朝廷制度多格不舉。學校之設亦從而廢。當今管、江二家。雖居其職。蓋亦空名虛啞。非有所謂學校之實也。豈不闕典之大者乎。涼庭新宮先生

以醫鳴于京師有年。近捐家貲。創建一書院於京東南禪寺門前。院廣凡幾筵。有學舍。有講堂。藏書之室。游息之次畧備。又招京師諸儒名於時者。以爲講師。絃誦之聲。晝夜鏘鏘爾也。所司代間部侯賜名曰順正書院。此固非如夫先王學校之盛也。然誠能於此教育。四來學者。以達其材。成其德。則亦足以補王政之所不及矣。然則先生此舉。謂能復千載之廢興。不可乎。京師人文之會。儒之以道學自任者。古今何限。然未聞有一人能大興書院。以助朝家之教化。如

幹旋有法南
豐之口吻

先生此舉者也。今先生以一介之醫生。數年之經營。乃能爲之。亦可謂能人之所不能者歟。抑學校之設。王政之所不可廢者。然後世學術多歧。學者往往惑於進取。故當今構書院導生徒者。必以正學派爲先務。蓋嘗論之。夫唐虞三代之世。學者所習莫非先王之正學。及周中葉。政教失紀。異端邪說乘釁蜂起。而先王之正學駁矣。孔子生於此時。辭而辨之。使夫駁者歸於純。六經是也。故即六經以求之。先王之正學若易得。然而所謂六經又厄於秦火。其說出於漢儒

以下一篇學術論

之補綴附會者亦有之。於是學者復迷於所遵。迨程朱二先生出。慧眼所照。能察六經之真妄。大旨與義豁然如發蒙矣。然至其工夫之序。猶有可疑者。故當時有象山陸子。以朱子之學爲支離。其後陽明王予。專比於陸子。自是而後。朱王之學術判然分爲兩派。學者互相詆毀。勢如水火。到于今無能決其是非優劣者。余嘗竊考之。蓋二家之學。皆有一失。約而言之。朱子失之於內。王子失之於外。失之於內者何。先窮理而畧良知。失之於外者何。主良知而遺窮理。今以

朱子內外兼備矣。此論恐未切當然亦可供參考。

二家之所失。相反而求之。取其所得。而舍其所失。則庶乎得先王之正學矣。壬寅冬余陪我君而詣書院。先生請余記之。余諾而未果也。近復以書來促。余已以先生此舉爲希世之盛事。乃撮其所目睹心思者以爲記。併及學派之說云。天保十四癸卯四月。備中新見儒員木山絅撰。

又

佐藤坦

平安有新宮涼亭者業醫以良工名噪一時。又好文。每少暇輒從筆硯。余久聞其名。乃者介櫻井叔蘭。遠

求交於余。且謁其所築書房之記。往年鰐江侯尹京日請命名曰順正書院。不拒人之來講習。蓋如義學然。浪萃篠崎承弼。既爲記之。今復見屬。顧余未見其人。未到其地。庸詎記。惟懇請之弗已。乃姑就其名。以爲記曰。順正也者坤德也。地道也。夫人各有所居之地。有所行之道。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富貴貧賤。夷狄患難。無入不自得。是謂順。順則正矣。乃順承乎天也。生民之衆。所業各異。第不敢出於本分之外。相待相資。以俱安於無事之治。此則人道也。假而

方今弊習先
生既已洞

爲醫者。惟醫是務。靡或他慮。猶之農之服田。工之居肆。今人則不然。本分之志耗。而往往汨於他慮。况復規功利。弋名聲。尤非順正。故凡來於此講習者。所居雖異。而志於斯學。則同。惟能知性分之本然。以務職分之當然。斯順正也已矣。或有議涼亭者。謂醫則良矣。然以其富厚之力。濫及他事。如義學之舉。亦名焉耳。余解其嘲曰。殆乎不然。樂記云。姦聲亂色。不留聰明。淫樂慝禮。不接心術。惰慢邪僻之氣。不設於身體。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。皆由順正以行其義。涼亭今

此篇不必先
生得意之作
然結局發心
病字全篇飛
動非凡手之
所及

業醫也。其曰身體。曰百體。則固醫之所有事。蠲邪氣養身體。以仁術普濟之是也。至於曰心術。曰心知。則非醫藥所及。惟聖賢爲能治人之心病。使人學焉。以昭其靈光。脩慝辨惑。惺然蘇回。斯復於順正之體矣。今涼亭既能治身病。遂將進焉。以治人之心病。是則書院之設。亦非職外也。歟。抑又以躬先之。斯治法也歟。天保十四年癸卯八月上澣。江戸一齋老人藤坦

又

順正書院者。在洛東南禪寺外。京人新宮君涼庭所

叙也。君介櫻井叔蘭索記於余。余未識君。然其聲名籍籍聞之久矣。君業精於醫。而志篤於儒。嘵慨京俗華靡。講學乏人。偶有志者亦不得其所。而終不成就者多矣。於是乎糜其財。構書院。以資有志者也。余未到書院。然其地形則嘗得一遊而觀之。蓋京師之勝。萃於洛東矣。比叡之巍峩可仰。如意之峩峩可攬。群嶂列峙。茂林脩竹。鬱乎相映。寺樓民廬。斷續爲村。鴨水清徹。紆餘迴流。其幽邃閑暢。可謂脫塵之境。而書院當其最勝處而設之。則清靜之趣可知矣。號以順正。

者。標其學之所歸也。夫學非順不成。非正無益。無益與不成。是學之所以廢也。學之廢。俗之所以壞也。故學必以順正爲歸。是則君之所以有取焉。然歟。獨怪既以順正爲歸。則居於其所居。事於其所事。隨處而學之。又何不可之有。而必就洛東清靜之地。而築之者。其殆非以講學爲名。其實爲優遊逸豫之地邪。旣而幡然以謂。是則以君之精於醫。而篤於儒也。何則。疾之現於症。而形於體者。藥之針之而可治也。若夫不現於症。不形於體。深入膏肓。藥而不通。針而不達。

者此非庸醫之所能治也。治之者莫如適其意。散其

鬱。不藥不針。自然以復元氣也。此之謂醫之精矣。

儒之於學亦猶此也。夫過之微於貌。而發於事者。督之

規之而可教也。若夫不徵於貌。不發於事者。督之

督而不勸。規而不改者。此非庸人之所能教也。教之

者莫如徙其居。脫其習。不督不規。自然以復本性也。

此之謂儒之篤矣。今夫京師輕佻華靡之俗。其來久

矣。其或沁於肺腑而不易教者有之。故教之者非必

徙之於清靜之境。以脫其習俗。烏能成其學矣乎哉

都學者不可
不深省

是書院之所以築於洛東。而君之所以精於醫而篤於儒也。故入書院而學者。其清以洗之。靜以脩之。以歸順正。則其益而成为者。又何怪乎。然則山之綿亘。水之映帶。樹林之榮枯。村落之斷續。俯仰景勝。皆有以補於斯學也。且夫書院東北半里許。修竹成林。古松獨秀者。非丈山石川翁之居邪。翁當草昧之時。志氣銳邁。晚則栖遲於此。超然養志於軒冕富貴之外。其高風清節。至今凜乎。尚存者。此非以其有得於順正耶。故昕夕望其脩竹古松之色。欽遺風以自省。則是

其最有補於此學者也夫。乃記而贈之。天保十五年
甲辰季春。藻海川田興記。

又

上甲禮

弘化元年之冬。余來京師。寓于東山順正書院。書院
卽新宮鬼國君之所剏也。君夙以醫名於海內。而慨
然有憂世之志。斯書院者。蓋憂洛下教學之衰。而設
焉。其言曰。天下不可無政。政不可不由教。教則自格。
物窮理。以至變化其氣質。必期育人材充世用。使人
人心術身體。日用事業。皆繇順正而後止。方其建之

也。君躬闢草萊。至役以家人。鳩工若干人。捐貲若干
金。然後成。則宣聖之廟。講習之堂。與夫燕居之室。諸
生之塾。整整然備焉。於是揭以順正書院四字。一齋
藤子以下諸儒。皆有記。而使門人子弟及洛之士。日
誦讀於其間。嗚呼。君之於書院。實可謂勤矣。余之始
至。未接一語。君輒曰。洛之學衰矣。子請勉旃。後又屬
余爲記。其責至再三不已。既不得命。則曰。余晚進淺
學。竊託名諸先生之後。以副君教學之意。固吾所願
也。夫君之斯舉。有可美者三焉。世之爲治者。往往功

業爲先。身心爲後。急於吏職。略於教學。君獨知學者王政之本。人不可一日無學。非誠知所本。其能然乎。此其美一也。天下之學術。尤多異同。或本功利。或歸釋老。或過文。或過簡。或溺于訓詁詞章之習。不知德業經濟爲何如。君則深知洛閩之學。得聖人之旨。尊窮理之教。而信氣質之說。以成就人才。通曉時事爲先務。其他及文藝之末。又欲無不兼以闡世儒之異論。此其美二也。抑君之在世。非官於朝。亦非有仕於國。特憂世之餘。乃捐大貴。興經營。將以立教正俗。其

精神最在此
條

不私諸已。而公諸世。人之所甚難。君處之坦然不顧。此其美三也。凡斯三者。有一既足稱之。而君兼有其美。其可記以傳世。無疑矣。然人不從事其學。孰知斯三者之爲美邪。夫學焉者。教焉者。與後之繼焉者。誠知其爲美。而各勉焉盡其力。則庶乎君憂世之志。不爲虛矣。若徒存其名目。不復依其學。或不公諸世。而私諸一身一家。此非順正之道。夫豈君今日設書院之意哉。余適來寓。所謂從事其學者。將自余始。二年。

正月望日。南豫上甲禮撰。

反振掉尾餘
韻鑑然

又

長戶讓

京師新宮君涼庭。嘗創一書院於南禪寺之側。以待來學之士。招延講師數輩。使諸生有所質正。歲付貲若干。以供其費用。既而來就學者日月漸盛。徃歲鱠江侯尹京時。君特受眷遇。因咨諏於侯。名曰順正書院云。頃日介櫻井伯蘭。求余文以記之。余嘗聞其事而艷贊之。記文之請固所不辭。記曰。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。皆因順正以行其義。孟子曰。莫非命也。順受其正。蓋合此二典而命之名者也。夫人性皆善。而有

氣質之累。是故自非上智之資。不能無蔽於物欲矣。於是乎學以講求之。變其性之偏。使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。順行其義之正。而及其久。則德性凝定。凡茲利害禍福之際。無所動其心。至於順受其命之正焉。由是言之。學之爲道。始於記之言。而終於孟子之言者也。君乃以此望來學之士。則來學之士亦可不以此而自勵乎。且夫京師人文之藪也。四方遊學之士。各齋資用來就師塾。以得達其志業者。大率皆是也。然其間雖有志於斯。而或逼於貧窶。不能出其鄉里。

者亦何限矣。若然者及聞君之有此設。駸駸然環向之。不出貨財而得成其業。與富厚子弟同科焉。則爲之父兄者亦豈不感戴於千里之外乎。抑君以醫爲本業。其平日瘳人之病。而躋之康壽之域者。不可識其爲幾數也。今又推其餘而及此。遂亦使變人之性而納之順正之道。則其爲仁何如也。昔者范文正公官達之後。置義田宅於吳中。以爲賙族之計。夫文正身處有爲之地。賙濟一族之微固不足以言。而千載之下傳爲美談。今君不過市井之一醫耳。而其仁遍

及於四方之士如此。比諸文正。有不多讓者矣。嗚呼君子樂成人之美。是故雖一事之善。必記而不遺。况於此一大美事乎。是余之所以喜而記也。弘化丙午清和月。美濃長戸讓撰。

又

與野純

新宮翁遣松山文卿來。請余爲其順正書院記。余聞書院之成也久矣。而未得造觀焉。乃謂他日一觀。然後下筆未晚也。嘉永戊申十月。偶入京見翁。翁延余於書院。書院廣若干間。有堂。有室。有塾。而正廳揭順

正書院四大字。松堂鰣江侯所書。堂右揭名教樂地四字。故檉宇林公所筆。而以佐藤一齋。筱崎畏堂二先生所製記文。揭之其左。余仰而讀之。文章議論並驅爭先。余曰。二先生文既已盡矣。又奚以余言爲。然至懇之求。義不可辭。乃爲之言曰。積財固難矣。捐財尤不易。人唯知積財之有策。而不知捐財之有策。是或捐於土木狗馬。或捐於歌舞靡曼。是無益也。翁則捐於建書院。欲以矯諸生惰慢之風。而進之君子。謹飾之域。其志可謂正大矣。初經營書院也。或有譏

焉者曰。翁老成更事。何爲此迂濶之舉。又曰。翁非真好學者。特欲因此以釣名譽焉耳。翁皆如不聞。日率諸生至書院。請諸老先生講磨切劘。既而諸生益進。四方負笈遊京者。爭入其院。公卿大夫枉駕來聽講說。嗚呼。盛矣。於是乎天下讀書者。莫不知平安有順正書院。而嚮之譏者。服翁之善捐財也。且翁嘗捐財於諸藩。以濟其國用。今又有此盛舉。其所捐雖異。而其益於世則一也。翁之捐財。可謂知有策矣。昔者南元善治越。緝岱山書院。萃秀穎之士。振之以聖賢之

題外迂餘風
神自超絕

學。其始諸生相與詆議。元善持之彌堅。行之彌決。既皆感悟。至以嚴父慈母稱之。然元善越之大守。有權力。以率人。故其功易成。今翁則一醫生也。其建學導人。比之元善。其難易如何也。抑余又有所慨焉。我坂府關西大都會。不可無一書院。往年阪人某某等。共謀創書院。而竟不成。今翁能以獨力成之。豈坂人之志不及翁之專一耶。余焉得不歎羨乎哉。故及其請記。并記此言。使坂人有所感奮激發。若夫順正名義。則有藤、筱二先生文在焉。余不復贅也。嘉永己酉春。

三月浪華小山學人奧野純撰

又

齋藤謙

平安新宮涼庭翁。以噶蘭醫法雷鳴海內。而篤信聖人。耽讀墳典。嘗歎曰。京師首善之地。而學校久廢。豈非大缺典歟。乃出私財營書院於洛東瑞龍山下。建祠祀宣聖及醫祖。講堂生舍以下悉具。多貯漢蘭書籍於其中。以待生徒之乏資者。京尹間部侯嘉之。親書扁曰順正書院。林祭酒又書名教樂地四大字贈之。并揭其楣。蓋翁之志也。翁本山陰人。學醫從於京

著眼高人一
層條翁文首
二語可并看

僕今日爲
皇國立論全
如此

師其業大行。精入山積。而惡衣菲食自奉甚儉。積而能散。賙急救困不可勝計。今又有此舉。殆費萬金。拮据未已。謀廣置學田傳之久遠。非好學之篤。信道之深。安能如是哉。夫學有道。有藝。非道則本不立。非藝則用不周。本末兼舉。體用並脩。而後其功乃全。故古者學校教士。以孝弟爲先。以脩齊平治爲歸。而其藝有禮樂。有射御。有書數。凡供家國天下之用者。莫不講貫習熟焉。是以其士一旦服官任事。皆稱其職。所以致濟濟之美也。及漢唐以後。漸失古意。以記覽爲

學。以辭章爲業。其取士或以詩賦。或以經義帖括。或以八股時文。其事虛而不實。於是所學非所用。所用非所學。人材之不及古。勿惑也已。蓋聞泰西諸國設學校教士。皆以適用爲主。自天文地理曆算。醫藥。至銳礮之術。航海之技。皆講於學中。蓋有支那上古之風。而其業歲脩。其用日精。是豈非道失而求於夷者耶。今翁所營一書院耳。軍國諸技。非可悉備焉。唯技之關人命切國用。莫若醫藥。故先首講之。院中以存一端。抑亦泰西設學之意已。夫東西諸國之於天文。

彼善得聖賢
之意而我反
失之可愧可
愧

而猶因其舊
迷惑無識亦
太甚矣

地理以下。蓋非支那所及。獨其所爲道。妖邪怪誕不可方物。比之我聖人繼天立極。光明正大爲萬世標準者。猶如燭火之於大陽。鬼魅之於麟鳳。學者豈可捨此而取彼哉。今翁脩悵蘭之學。至於其道則擯弃之以爲異端。獨篤信孔孟而尊奉之。無他岐之惑。所謂由順正以行其義者。蓋在於此。是其所以名書院。

歟。書院之建已十餘年。諸名家以文記之者累十餘篇。今翁又欲得謙之文。謙以爲寵書院者。有間部候林祭酒之筆。賁書院者。有一齋小竹諸先之文。莫以

加焉。欲使謙如何措語。如何著筆耶。辭之再三。翁猶以書促之不已。乃述平生持論。書以爲記贈之。不知果能中翁之意。與否也。嘉永五年龍集玄黓困敦。春王正月。津藩國校督學齋藤謙撰。

又

後藤機

洛東順正書院者。新宮涼庭公所創建也。公丹後人。性倜儻業醫。凡人之所能療者。君不必療。而君之所不能療者。人不能療。是以遠近沈痼之屢常盈戶外。公一日慨然歎曰。是徒人身之病。吾能療之。則人亦療

好月旦書院
之一
亦人不能療

之。何足以爲良醫乎。我聞方今侯國。或有物力耗闌之患矣。吾其藥之乎。既而侯國往往聘之。公輒先立法。減其不急之費。而補其必用之虛。而後錢穀稍賑。而上下得蘇息矣。公又慨然歎曰。人身及家國之疾。皆非難醫。未足以爲良醫也。我其醫人心之大病歟。何謂人心之大病。曰。人皆有性命之正。受之於天。能順之者無病。逆之者爲大病。而醫之之法。非鍼灸參附所達也。唯有仁義禮智忠信孝弟也已。於是乎有書院之舉。遂大購藏經史子集焉。以使世之有志於

兩條歸宿于
一作法森嚴

學者。各講習其中。頃之四方之士。虧至誦讀之聲。晰夕不絕。公見之欣然喜曰。是可以醫心病乎。且夫。醫人身。醫。家國。是特吾生前事業耳。若今之舉。則可以傳於身後矣。適鯤江侯爲所司於。肇轂。聞而嘉之。爲書順正書院四大字。以揭之於其楣間。蓋欲使來遊者出入覽觀焉。以不罹夫大病也。嘉永壬子桂月。松陰主人後藤機。

言不繁而善
謹讀此文可
以概先生之
風骨

順正書院記終

順正書院記

京
人
大
中
大
中
大
中

